

74
6640
10



74  
6640  
10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山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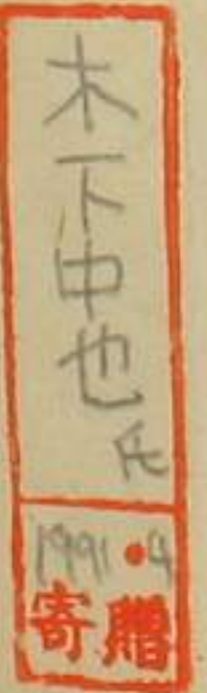
古禮二十四

明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覓曾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蕙田案明堂之制詳于考工記嚴父配天見于孝經十二月布政見于月令負依朝諸侯見于明堂位然則明堂者祀天享親之所而布政事朝諸侯咸在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然自漢儒已莫能明其義大戴禮白虎通蔡邕所說制度各不相符且合太廟靈臺辟雍路寢為一以為與明堂異名同事後儒雖能辨之而說猶難定迨朱子出而明堂



91-0688

之制度與夫享帝配天之義布政受朝之事各有條理不相淆惑茲輯明堂門先敘經傳之文次詳諸儒之說以朱子說為宗其歷代制度典禮備載于後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

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云令堂修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為修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為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為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尺其廣益之以二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王氏安石曰夏之世室堂修二七為南北十有四步廣四修一為東西十有七步半則是一堂修不過八丈四尺廣不過十丈五尺矣堂上五室中央一室修四步廣四步四尺四角四室修三步廣二步三尺則是南北三室不過六丈東西不過七丈矣每室之間修不過丈八廣不過丈八尺加三而大室所加不過一尺耳曾不謂宗廟之室所以安乎神靈而王之所以為禪者即丈八之地而可為乎



蕙田案堂修二七堂字對室而言堂之內為室室之外為堂堂之修廣不兼室也自康成註曰堂上為五室則指堂室之基總名之曰堂而室在堂之上非也王氏蓋亦襲鄭之意故以為不可耳

李氏謚曰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五行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  
李氏靚曰夫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

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思也

蕙田案二說辨鄭註四室在四隅之註甚是如鄭說則方位不正而必不可通之大戴月令矣

九階

注南面三三各一疏案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于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階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奔喪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

四旁有夾窗

注窗戶為明每室四窗戶入窗疏言四旁者

白盛

注屋灰也盛之言成也以白盛屋灰塗牆所以飾成宮室

之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室三之一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此室即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陳氏祥道曰是室也非三四步四三尺之室乃門堂之室也門堂之修九步二尺則二室之南北計其修則四步四尺矣假令堂上南北十四步門堂三之二此十四步裂為三分而得其二則為九步二尺室三之一裂為三分而得其一則為四步四尺矣門堂之廣十有一步有四尺則一室之東西計其廣則五步

有五尺也假令堂上東西十七步半門堂三之二以十七步半裂為三分而得其二則為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一十四步裂為三分而得其一則為五步五尺也

王氏昭禹曰其居有堂其處有室升降有階出人有門慮其不徹也夾應以為明慮其不潔也白盛以為飾夏后氏如此則商周之制亦然矣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

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一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椽也疏雖言放夏周經云堂修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尋則東西九尋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四阿若今四柱屋也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霑則此四阿四室者也云重屋複椽也者若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注云重屋重承壁材也則此複椽亦重承壁材故謂之重屋

阿氏祥道曰阿者屋之曲重者屋之復四隅之阿四柱復屋則上員下方可知圖說曰于室之四阿皆為重屋

蕙田案重屋謂上下兩層檐霑若樓之製其實非樓也今廟寢皆然鄭氏謂重承壁材鄭氏鐔因之曰重檐以為深密似檐之外復接檐非是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制

疏云明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

李氏觀曰鄭康成註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註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愚竊以為不然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于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設施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宗廟將以尊先祖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鄭之此說並是胸臆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

乎

陳氏禮書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于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于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李氏謚曰路寢有左右房見于顧命諸侯左右房見喪服大記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鄭註乃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註何其然乎

蕙田案鄭註互言以明其同制非也蓋廟寢有堂室而無中央之太廟太室明堂有左右个而無廟寢之東西夾室廟寢有南面之堂室而無青陽總章元堂之三面明堂都宮之

內有四門堂室僅一區廟寢則都宮之內竝無四門七廟則堂室七區五廟則堂室五區其名不同其制亦絕異李氏陳氏駁之極是陳氏祥道曰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其名雖殊其實一也所謂世室非廟所謂重屋非寢以其皆有所謂堂者故也言夏后氏世室矣而曰堂修七尋則重屋非明堂乎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有堂斯有室有室與堂斯有屋矣曰世室者以室言之曰重屋者以屋言之曰明堂者以堂言之商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損益雖不同制度本無二自其異者視之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自其同者視之則五室九階其下同四戶八窻其旁同四阿重屋其上同自經之所記而互見者言之夏周五室則商可知

矣殷人四阿重屋則夏周可知矣夏后氏九階四旁兩夾窻有門堂有室則商周可知矣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上圓下方又從可知矣以夏后氏之堂修二七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觀之則知商人重屋堂修七尋其廣九尋明矣或以四增一或以七加二所謂不相襲禮也要之五室以象五行四戶以象四序八窻以象八節上圓下方以法天地之形此三代明堂之大致也

蕙田案凡書言制度必詳于近而略于遠今記文獨詳于夏而略于殷周蓋其大局夏后氏已定殷人特加重屋周度以筵耳加重屋則室已崇而非如夏之卑也度以筵則其制數有別耳陳氏不取註疏而發明三代制同

與蔡邕等說相合今從之

唐氏仲友曰三代之制雖異其實皆明堂也夏堂修二七則四面之堂皆修七步矣廣四修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四旁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闔室中之制也殷謂之重屋始重屋也堂重三尺記其沿于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止崇一尺其為康成臆說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員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堂各居十二辰之位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

蕙田案唐氏所解及駁正處俱精確但既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而言而夏

堂又曰四面之堂皆修七步則又將堂修二七分屬兩面似屬未安正不如後一說為直截

又案如鄭賈說則世室之堂修八十四尺廣一百五尺重屋修五十六尺其廣當七十二尺明堂修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然三代制度由質而文何夏后之寬而殷周反狹歟鄭賈亦知不得通故注云令堂修十四步疏云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夫記方細述營造而顧為假設之詞歟然則後之學者固難拘註疏之度數而強求其合矣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注大寢東堂北偏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

註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廟路寢制同故兼明于明堂聽朔竟次還太廟次還路寢也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于五角之室中也

方氏慤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左右个處其兩旁故孟月居左仲月居中季月居右各從其類焉謂之太廟以其大饗于此故也謂之左个以其介于左故也謂之右个以其介于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注東堂當太室

陸氏佃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太室無左右廂故曰太廟太室且香青陽等皆太廟也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注太寢南堂東偏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注南堂當太室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注南堂西偏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注中央室疏周人明堂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太室者以中央是土室

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太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二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于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

蕙田案疏以夏世室擬周明堂曰文不具則丈尺之制微特不可考亦不必拘矣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注西堂當太室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注北堂西偏

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注北堂當太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注北堂東偏

方氏慤曰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元者北之色夏為明堂則知冬之為幽冬為元



五禮通考卷二十四  
堂則知夏之爲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元堂焉至若太廟爲左右个之中太室又爲太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太廟也而太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于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于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于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則聽朔于明堂諸侯則聽朔于太廟而魯之太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卽左氏傳所謂置饋于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

觀承案明堂之制古矣黃帝曰合宮唐曰衢室虞曰總章夏曰世室商曰陽館蓋皆爲朝會諸侯聽朔頒政之所非天子之常居及周曰明堂而卽宗祀文王于此以配上帝則尤

嚴父配天對越森嚴之地而非可常居也月令天子居青陽居明堂居總章居元堂云云分方案月而居者豈必竟月居之耶且每室異名而統名以明堂者取向明出治之意也如居必依方方皆外向則一歲十二月惟仲夏一月人君得正其南面之位若元堂則臣反南面而君反北面卽餘月亦皆不合於向明之義也夫天子之居春面東而夏面南固無礙也如秋面西而冬面北則西風蕭條朔風慘烈亦豈合於時令之宜乎儒者固貴考古而亦不可泥古竊謂明堂之制以五室而有九室以九室而有十二堂者不過如朱子之說各隨其時方位以開門而符於十二月

之時令斯已耳其實天子總坐明堂以朝會  
布令也觀明堂位所列之位五服羣辟四夷  
九采各有東西南北之定位其君則惟負斧  
依而南鄉立可知月令之文尤不可泥也已

玉藻天子元端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

于其中

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

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疏云南門謂國門者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  
又異義滴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  
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殿人重屋  
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  
寢明堂其制同又案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  
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  
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案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  
侯于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鄴鑄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  
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  
于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文王  
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  
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  
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案  
詩斯于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

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  
入太室禋是顧命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  
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  
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  
之宮室也若言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  
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  
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戴禮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  
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  
朝諸侯其外水名曰辟離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  
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官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治  
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  
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  
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  
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元之問也戴禮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  
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泰相居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  
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滴于登之言取義于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諸  
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于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  
于丙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  
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數如鄭此  
言是明堂用滴于登之說禮載說云明堂辟雍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  
王廟又禧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  
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  
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雍辟雍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  
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于南門

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于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台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恆在路門外也

蕙田案鄭註謂太廟路寢與明堂同制考之于經多不合其誤明甚具見前李氏陳氏說此疏臚鄭義頗詳今釋其說于尙書顧命東房西房則曰成王崩時在鎬京承先王宮室猶諸侯制度于覲禮東廂則曰記人之誤或曰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于詩西南其戶則曰宣王承亂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于王風右招我由房則又曰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審如是則路寢如明堂

之制僅一見于宣王而成康之時東遷以後皆如諸侯之制矣夫定禮樂制度者成王周公也豈有成王時因陋就簡而宮室制度必待後王改作耶且詩所謂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者亦泛言宣王宮室之多西向南向者不一非指言路寢也如執以為路寢如明堂之證則明堂九室亦應有百堵矣是以辭害志也可乎哉種種遷就支離隨意曲說皆遁詞耳唯為辟雍不與明堂同為一物明堂與祖廟別處之說得之

葉氏時禮經會元月令有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中央居太室之文說者多疑呂氏之說為妄及觀周禮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則知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而改皆于此乎出也周之祭祀四方圭幣且放其色五帝郊兆必因其方豈于居處而獨無所取法耶蓋明堂有五室室有三居青陽總章元堂太室皆明堂也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

蕙田案月令玉藻為明堂布令聽朔及左右个并在南門外之確證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謂之辰在明堂中

証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開于前立焉 疏戶牖之間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注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夷服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疏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

逸周書明堂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待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門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

公建焉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位于成王

蕙田案禮記逸周書為明堂朝侯及有四門應門之確證其朝位詳見賓禮門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注朝于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太廟天子明堂

注廟如天子之制疏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

李氏觀曰鄭以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曰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于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蕙田案此條乃鄭氏所據以為太廟明堂同制之證者豈知魯本無明堂特于廟中僭倣其制非謂魯之廟直如明堂之制而明堂之制竟同太廟也李氏之言可正鄭氏之失春秋文公二年左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社註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蕙田案杜氏釋明堂為祖廟病同蔡邕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通考天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于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于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雍如壁雍似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水言雍  
雍和也爾雅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子祭也各以其方列于水外明堂月  
令于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  
一八記用九室謂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  
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滄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  
也再言方圓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  
廟不同處或說謬宋草曰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  
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黃莢莢莖嘉禾成蕙蒲生黃莢堯時夾階而生以記  
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  
為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  
鑿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此  
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為此制

蕙田案通考引大戴禮傳注相雜不分大小  
字朱子集中論九為洛書云頃讀大戴禮又  
得一證據鄭注明堂云象龜文即指此註而  
言然注大戴者盧辯非康成也朱子亦誤記  
五經異義滄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  
之外七里之內

陳氏禮書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滄于登桓  
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滄于登以為在  
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  
則聽朔必于明堂而玉藻曰聽朔于南門之外則明  
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  
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  
知

蕙田案大戴禮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韓  
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顏師古曰周書  
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此知為王者之常  
居且門有皋庫謂宜近在宮中非也考天子  
五門皋庫雉應路惟應門為治朝之門明堂  
位所言應門乃明堂宮垣之門在廟門之外

天子朝覲于此故取治朝之門名之非五門之應門也顏氏乃據為明堂在宮中之證耶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則太遠每月聽朔出令為不便惟淳于登與韓詩說相近陳氏禮書謂蓋有所傳不誣也

逸周書作雒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

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春常畫內階元階堤唐山

注咸皆也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係也復格累之櫺也井藻棁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之元階以黑石為階唐中庭道堤謂為高之也唐謂畫山雲門見之後可知也又以黑石為門階也應門庫臺元闕

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方四闥法四時九

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

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蔡邕明堂月令說明堂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三輔黃圖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

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牖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八窻卽八牖也四闈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戒

蕙田案四門墉廟垣之門墉也

北史李孝伯傳李謐明堂之制論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余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



隨事而遷耳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倘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

蕙田案北史李永和著論凡二千餘言蓋主考工記五室之說但其位制四室當太室東西南北之中與康成四角異又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則又與月令大戴合

而講个字尤精至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則大舛矣其全文載于後竝著辨說茲摘附于大戴諸書之後以爲五室卽九室之義所權輿耳

北史賈思伯傳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案蕙田案思伯之議最精可息五室九室分爭之喙通考工大戴異制之郵朱子說卽本于此全說見後

陳氏禮書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

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  
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  
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月令中央  
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與  
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  
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  
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  
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  
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  
明者萬物之相見元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  
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于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  
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  
與土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

出郊合 蕙田案陳氏此條最為該備五室并左右个  
四室則亦九室矣其四面太廟左右个各有  
青陽明堂一室合之則十二堂矣正與大戴九室十二  
堂之制相符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  
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  
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  
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  
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  
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太廟北  
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  
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  
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

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闈九架屋子

蕙田案朱子論九室制度至為明晰但後一說云三間九架屋子正謂九室象洛書之形耳但言室而不及堂猶為未備必合禮書五室十二堂參之其制乃詳也

楊氏復曰明堂者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祖交神明于此而無愧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于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

蕙田案明堂制度五室九室見考工記大戴禮太室太廟左右个見月令四門應門見明堂位南門之外見玉藻自漢以來註疏家及歷代諸儒言如聚訟今考其制外為宮垣內為廟垣中央一室曰太室當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廟太室之東曰青陽太廟太室之西曰總章太廟太室之北曰元堂太廟是為五室

考工記所云五室是也太廟之前有堂兩旁各有夾室介于四隅其形如个東之北曰青陽左个東之南曰青陽右个即南之東曰明堂左个南之西曰明堂右个即西之南曰總章左个西之北曰總章右个即北之西曰元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曰元堂右个左右个四方各二而室惟四合太廟及太室五室爲九室大戴禮所云九室是也左右个之前各有堂與太廟之堂合考工記云夏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殷堂修七尋崇三尺周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崇一筵左右个室一而堂二合太廟之堂而三大戴禮所云十二室者是也中一室享祀于此故曰太廟左右

个猶廟寢之東房西房也不言房而言个者四阿之屋介于四隅象形以取義也四隅之堂皆于室外接四角爲之經傳曰五室者舉其正室之居中者言九室者合四隅之左右个言十二室者由堂以推于室四面各三也四堂舉其堂之合者言也十二堂從其室之分者言也其實一也堂九階南面三曰中階西階東階三面各二東西曰側階北曰北階廟垣之門四曰南門明堂門也東門青陽門也西門總章門也北門元堂門也南門之外有宮垣之門曰應門門皆有堂有室門側之堂猶左塾右塾也門之內爲庭庭三堂之深牆壁以蜃灰堊之爲白盛堂室之制上圓下

方四阿重屋茅茨采椽上圓者即九室之屋  
 在上一層蔡邕所謂通天屋者是也下方者  
 圓屋下重四阿為之角在四隅即室外十二  
 堂之屋也室有四戶八牖室外與堂通者十  
 二戶二十四牖室內與室通者亦十二戶二  
 十四牖一戶牖兼兩室若分每室各數之則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其丈尺之制夏度以  
 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夏堂修二七為十四  
 步廣益四分修之一為十七步半室三四步  
 四三尺據鄭注四室方一丈八尺廣二丈一  
 尺中央室方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殷堂修  
 七尋為五丈六尺廣九尋為七丈二尺周堂  
 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南北七筵為六丈三

尺室二筵為一丈八尺堂崇一筵為九尺長  
 短廣狹各因平時其制固不得而詳也明堂  
 者王者之堂也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  
 政皆于是乎出室九而居十有二者朱子曰  
 左个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蓋所謂居  
 者非常居也且居在室而聽政于堂室則一  
 而堂有二春向東夏向南秋向西冬向北戶  
 牖門闔隨時啟閉迥乎不同以九室而行十  
 二月之政于堂奚不可也聽朔既各于其月  
 之方則閏月居門亦當隨四時更易不專在  
 明堂之門矣古天子之祭行于廟大朝觀會  
 同亦行于廟而季秋饗帝既不可于廟中行  
 事諸侯朝會助祭又當正其儀節分其等威

故明堂朝位公侯伯子男五服近者立于門內蠻夷戎狄列于門外采服又在其外記曰所以明諸侯之尊卑謂是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矣然考其名夏曰世室則取義于宗廟殷曰重屋則取義于棟宇意者夏卑宮室以茅蓋屋或其舊制殷人易以重屋故名之歟周曰明堂蓋兼朝廟之用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易曰離者明也南方之卦也明堂之義蓋取諸此白虎通蔡邕

其言雖不無附會亦可想見聖人制作之精意矣

又案上圓卽九室下方卽十二堂或疑其制難于營建乾隆癸酉子適陪祀見少司空長白三公名和三精于營造子問曰考古明堂之制應如是可乎曰可竝言今大高殿後有一殿上圓下方明嘉靖時所建也古法有之論乃定

### 附諸儒辨明堂太廟靈臺辟雍路寢異名同事

蔡邕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殺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稱之學朝諸侯選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

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水圓如璧則曰辟雍其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命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于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祀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惟日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于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則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

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禮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編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葉氏時禮經會元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正寢也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案孝經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明堂乃宗祀之地則亦爲宗廟矣有明堂則有太室書曰王入太室裸孔安國以太室爲清廟清廟亦明堂也則亦爲太室矣月令五室所居之中皆謂之太廟則亦爲太廟可知矣古人建國左立祖廟乃在雉門之左此天子七廟之制而明堂乃在廟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爲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唯祧無廟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于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爲寢廟歟天子十二月既有常居閏月非常月則太史詔王居門終月說者謂聽朔于明堂門中退處路寢門中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明堂在南門之外每月則聽朔于此又曰閏月則闈門左扉立于其中彼謂之立是閏月聽朔則立于明堂門中此謂之居是聽朔而退則居于路寢門中如此則明堂與路寢門相通故知其爲寢廟矣世室謂之宗廟重屋謂之正寢同此制也

**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固各有所爲而代之**  
**儒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  
**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  
**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

黷死生交錯四倖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廡在內人物眾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陳氏禮書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王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蔡邕謂明堂太廟辟廡同實異名豈其然哉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于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于鬼神之宮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

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

唐氏仲友曰古人以辟雍太廟明堂同制而異名是起于大戴記言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太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園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室而于是祀文王復廟重檐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于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太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卽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



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  
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為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  
由此

楊氏復曰蔡邕所論以太廟靈臺辟雍明堂合為一  
區此失之雜者也

蕙田案太廟者祖廟也亦曰清廟詩於穆清  
廟左傳清廟茅屋禮記清廟之瑟注清者肅  
然清靜之稱太室者廟中之正室書王入太  
室裸是也皆祖廟以周禮宮人掌王六寢之  
修鄭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君日出  
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路寢者王治事之所  
也太學者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合國之子弟教焉王制天子曰辟雍詩

鎬京辟雍是也夫太廟在王宮之左雉門之  
外庫門之內四時祠祫烝嘗及禘祫之所而  
非南門之外聽朔朝覲大享帝嚴父配天之  
明堂也路寢在路門之內乃天子之大寢太  
學辟雍在西郊與明堂何涉蔡邕乃混而為  
一袁準非之是也邕又以魯太廟天子明堂  
及周禮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為說不知  
諸侯有太廟無明堂魯特僭禮而倣其制耳  
師氏保氏居虎門守王闈此王宮中之小學  
非太學且非辟雍何況明堂乎大戴禮或謂  
文王之廟夫明堂乃享帝之所文王為配而  
非文王之廟也袁氏等辨之極是

又案康成註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云夏舉宗廟則王  
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殷舉王寢則宗廟明  
堂亦與王寢同制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  
與明堂同制言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制同非  
謂三代制同也然則鄭孔之意本以宗廟寢  
廟明堂分爲三處其說甚明與蔡邕牽合爲  
一處不同葉氏反摘鄭語爲合一之證其亦  
讀之不審矣

附先儒辨蔡邕聶崇義四室之角又爲四室  
李氏觀曰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  
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  
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  
文疑爲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

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  
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  
一方之上覈其意義反復不安此說未可用

附先儒辨鄭註月令之非

李氏觀曰月令一太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  
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堂北偏正義以爲云東堂  
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于四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  
與个者當須各自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  
稱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于此十  
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  
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于五室之文爾此  
說不可用

蕙田案鄭氏旣以四室居四角矣于此乃曰

大寢東堂北偏所謂大寢者非太室乎若指大室則不唯其名不合而東堂北偏乃木室于東北之正位何有此北偏之地是康成解考工已知五室之位與月令不合故為明堂與大寢同制之說以為牽合月令之地是以于此直註曰大寢東堂而不知不可行也李氏以三位同在一堂駁之尙屬似是而非未深窮其病根所在

**附辨李泰伯四角置室不能各在其辰之上**

李氏觀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後魏時李謐作明堂制度論謂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所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且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

蕙田案李氏欲以一室當一辰故以四角之

室不能各在其辰之上為疑豈知九室之左右个皆以兩面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于十二辰本無不備耶觀朱子之論則全無窒礙矣

**附先儒辨李泰伯明堂定制**

李氏觀明堂定制說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于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于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于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闕也聶崇義明堂圖其制有十二階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南門之外既有應門則不得有皋庫雜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

唐氏仲友曰李泰伯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修不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鐘磬彝尊在堂自筵

之內為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于此聽朔祀  
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臨之  
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修廣崇高略須相稱  
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乎三不可  
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徧其南北此為何意  
四不可也窻闥設于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于何  
所容戶牖設于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  
乎五不可也九階著于考工必為十二階朝止于應  
門而必虛設皋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

蕙田案唐氏駁李氏之說當矣而猶有未備  
者李說之謬莫甚于中央方十筵之地自東  
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九室四廟共  
十三位自謂本禮記月令而不知與考工大

戴之制判然不可合且並非月令本旨至為  
不可也

### 附辨金華唐氏明堂制度

唐氏仲友曰于國之陽畫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于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為五  
室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為窻合八窻于午卯酉所虛二筵開四  
闥總謂之太廟以中央四隅為五室縱橫數之為九室崇于堂一筵前為一階  
以通明堂太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修十筵廣十四筵  
南北之堂廣十四筵修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為重屋橫  
六楹以爲五間左右各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太廟敬其前  
凡一堂為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太  
廟面各二階與太室合為九階堂之四隅以為四阿堂皆有門門堂各有室外  
為應門雉門設兩觀

蕙田案唐氏所言橫六楹前直三楹其規制  
皆穿鑿不可曉至云室崇于堂一筵為一階  
以通明堂一堂為九十八牖雉門設兩觀等  
皆不待白而知其非也錄此以見明堂異說  
之夥

附辨明堂有壇墀

王炎文獻志明堂之制度考工記固嘗言之矣真有世室宗廟之制也設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墀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禮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于經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略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親于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纁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諸于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狩至于方嶽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嶽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為明堂是說也吾于孟子有證焉齊國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于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殿同之有明堂而未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子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屨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祀典曉然如指掌矣

蕙田案明堂之堂室制度及泰山之明堂經

固有明據矣觀禮所云蓋指巡狩方岳未立明堂者而言故為壇墀以行禮所謂為宮四門者必係帷宮之門而王設几度亦必指壇案皇邸之大次猶後世之帳殿也豈可據為明堂之制且謂盟會詔于明神謂之明堂抑陋甚矣至祀上帝壇而不屋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則明堂正取不壇為義王氏牽合周禮為壇三成儀禮為宮為壇者非也

右明堂制度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大享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陸氏佃曰大享帝嘗大飲丞嘗嘗新穀而已丞進眾物焉故季秋大享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工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進眾物焉亦謂之丞言犧牲則鼎俎告潔黍盛告豐可知

方氏靈曰雩所以祈饗所以報祈必于仲夏者以陰生于午而物盛之始也報必于季秋者以陽窮于戌而歲功之終也雩于帝然後為大雩饗于帝然後為大饗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矣

孝經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之宮周公因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詩周頌我將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只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宮氏讀詩記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祀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言祀文王也

朱子詩集傳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

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  
周公以義起之也

王炎文獻志郊以事天廟以祀祖禘三代之達禮也  
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  
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  
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  
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  
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  
義而爲之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  
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  
成于文王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于

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于其禰也知此  
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

楊氏復曰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  
上帝禮竝如郊祀然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將之詩有  
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其禮  
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以神祇  
祭之蓋謂此也

濮氏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  
天神于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于明堂也斯其爲曲  
盡矣

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  
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

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于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

陳氏禮書明堂之祀于郊為文于廟為質故郊埽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乙五

帝武或特祀五帝明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于明堂中宗仍之

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祖配各其服也或以袞冕東帝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于一獻隋于零壇行三獻禮抑又

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附先儒辨鄭註禮書明堂祀五帝

月令大饗帝鄭註言大饗者偏祭五帝也曲禮曰大享不問卜謂此陳氏禮書孝經嚴父配天矣又曰祀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

應氏鏞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于為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為祈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圉丘則皆致其報鄭氏獨以祈穀為天而大雩大饗皆為五帝豈以祭之頻而近于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頻且瀆也楊氏復曰我將之詩言天者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



則知周人明堂祀天非總享五帝明矣 又孟春大  
雩季秋大享鄭注謂合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之  
合祭五帝之說無所據

蕙田案明堂祭帝止是祭天程子朱子之言  
深得其旨五帝之說始于鄭氏應氏楊氏辨  
之是也陳氏禮書謂祭五帝與天仍用鄭氏  
六天之說明堂五室而祭六天亦難強通矣

### 附辨注疏武王配五人神于明堂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通言爾孝經曰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  
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  
其神元冥 孔疏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  
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  
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知于明堂也 鄭特牲孔疏五時迎氣  
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  
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曰皆在明堂之上祖宗  
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文王于明堂是  
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氏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  
名非謂配食于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  
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  
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  
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杜氏通典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  
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  
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于庭中以  
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  
為父配祭于上武王為子配祭于下如其所論非為  
通理但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  
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于下屈武王之尊  
同下坐之義為不便

陳氏禮書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于明堂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于經無見又況降五神于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

唐氏仲友曰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為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為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上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考之未詳耳禘祖宗宗廟之祭郊

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嘗所以為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敘契至于阿衡其為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為郊則祖宗不為明堂審矣

蕙田案諸儒辨註疏明堂之神有五人帝五人神最為透快要之註疏之病在于明堂大饗為祭五帝所以支離穿鑿一至于此也不知禮書何以亦有祭五帝之說亦考之未精耳

### 附辨陳氏成王應宗祀武王

陳氏禮書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于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

司馬氏光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典祀無

豐于昵孔子與孟懿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貴于得禮而已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詩

傳以為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  
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問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是周公勅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蕙田案禮書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然則成王終喪之後當改以

武王配帝耶康昭而後亦各以其父配耶此  
蓋泥孝經嚴父之說而失其旨者也夫明堂  
宗祀之禮雖制于周公而行之實自武王始  
武王身有開創之功而為之父者又文王也  
故得推尊其父以配上帝其後王既無武王  
之功而其父之德又或不如文王則烏可援  
嚴父之例耶且嚴父之說在周亦有不得已  
者周之王業成于文王而配天者則后稷也  
不能祀文王于郊以配天故特祀之于明堂  
以配帝此聖人之行權耳若文王可配園丘  
又何事創制斯禮以彰嚴父之義哉後世既  
無遙遙始祖如后稷之可以配天而開創之  
君亦既配于園丘則固不必徵引古義而泥

于孝經之文矣

附辨禮書豐年秋冬報為明堂及郊

陳氏禮書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子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于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

蕙田案秋冬報鄭箋謂嘗也烝也鄭解此與  
噫嘻載芟良耜異者緣詩明言烝畀祖妣知  
是祭于宗廟非祭外神禮書以為明堂及郊  
非是至冬至郊天一歲之正祭雖亦可謂之  
大報而曰由內及外由親及疏鑿矣

禮記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注文王之廟為明堂制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蕙田案祀乎明堂即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  
也孝經以為創自周公而此屬之武王何也  
周公制之武王行之所以並稱達孝也註以

文王之廟當之誤矣

右明堂饗帝宗祀

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堂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之疏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云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者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于明堂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于泰山矣注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宮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禘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室高九尺殿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于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禘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于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于時

之堂不丁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揚氏復曰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

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輔氏廣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川古有明堂矣

蕙川案孫疏明堂亦仍鄭氏五室之謬辨見前

右方岳明堂

天戴禮盛德篇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

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素問序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帝

晏子春秋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

也

荀子強國篇雖為之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使殆

可也

尸子君治篇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  
館周人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周公踐東宮  
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  
呂氏春秋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周明堂  
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茆茨蒿柱土階三等  
以見節儉

淮南子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  
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  
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  
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 文王周觀得失徧  
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成  
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  
變

秦族訓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立明堂之朝行  
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  
之菑

百虎通禮三老子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于太  
學以教諸侯弟也

文中子問易篇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  
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并天  
下之謀兼天下之智

通典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  
從西南人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

蕙田案此卽漢書公王帶之事

唐虞祀五帝于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

白曰明紀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蕙田案此即鄭注之說

路史帝堯居于明堂 題不耕土階不戚茅茨不斲

泊如也 作七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配五帝

三禮圖明堂布政之宮周制五室秦為九室十二階

各有所居

玉海孔子言宗祀祀事以之明孟子言行王政政事以之明記言朝諸侯朝事以之明也先王之祀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

右明堂附錄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四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廣憲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養

李太保總督魏君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二十五

明堂

漢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郊祀志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武帝本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見寬傳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充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史記封禪書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公王姓帶名明堂圖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

蕙田案明堂制度見于經傳者明矣從未有如公王帶所圖四面無壁通水園宮垣上有樓而命曰昆侖者也明堂之室皆有戶牖夾憲無壁則安所施宮垣之外有諸侯朝位通水園之則朝于何所明堂四阿重檐乃室與堂之棟宇分為兩層上圓下方以合崇效卑法之義非樓也方士者流以黃帝有登仙之



說又有仙人好樓居之說遂附會穿鑿造爲此圖荒誕極矣後世異議紛紛違戾經典皆作俑于此

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五年冬行南巡狩春三月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三輔舊事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想于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靈館

蕙田案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即古明堂處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山下即公王帶所上圖也云令高皇帝祠坐對之謂以高皇配祀對即配也服虔謂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光武以來乃配之非是據元

始中莽言孝文祭太一以高皇帝配孝武祠太一亦以高祖配又太始四年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非至光武始配也

史記封禪書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

蕙田案古者明堂大饗行于季秋是時萬寶告成備物以祭所以答天功也太初之元乃以冬至祀明堂是混郊與明堂爲一矣後世或于正月行禮又與祈穀之郊相混皆漢武開其端也

五禮卷五  
三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蕙田案漢武以孝景配祀蓋亦泥孝經嚴父  
之說而昧其旨者也兩日之內連舉大事而  
異其配可謂進退失據而自陷于弗欽之過  
矣

征和四年春三月幸泰山庚寅祀于明堂

平帝紀元始四年春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夏安漢  
公奏立明堂辟雍

蕙田案漢書所載武帝時止有泰山明堂王  
莽始奏立于京師而三輔黃圖則云明堂在  
長安西南七里漢書曰武帝初卽位立明堂

于城南應劭注云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  
大是長安舊有明堂也今漢書未見此注不  
可攷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增秩補吏各有差

蕙田案祫者宗廟之大祭明堂乃饗帝之所  
天神人鬼之祀截然不可紊也漢平乃混而  
一之其斯爲末世之制乎

右西漢明堂

後漢書世祖本紀中元元年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  
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祭祀志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本紀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履以  
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  
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頌時令敕羣后事畢升  
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眾郡  
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  
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  
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  
以甯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  
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  
爵跋踏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曰君子坦蕩蕩小  
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  
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祭祀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  
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  
之位光武帝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  
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  
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製配之世祖光武  
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張衡東京賦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八達謂室有八窗也  
室後有九室所以異于周制  
也王隆漢書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法廟以茅  
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蕙田案西漢明堂皆以泰一為主五帝為從  
至此始專祀五帝而光武配之失之又甚矣  
章帝本紀建初三年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  
望雲物大赦天下

五禮通考卷五  
五  
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  
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  
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勲其二王之後先  
聖之裔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  
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蔥嶺之西冒彰之  
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時咸來助祭祖宗功德  
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盟洗享薦慙愧  
祇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耀著  
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得  
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贏無出今年田租芻橐  
祭祀志元和二年二月上東巡狩至泰山辛未柴祭天  
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  
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

中宗世祖顯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  
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四月還京師又爲靈臺十二門作  
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蕙田案人君將出必告祭宗廟其歸有飲至  
之禮出告反面之義也章帝于巡幸所至告  
祀祖宗于明堂失其意矣

和帝本紀永元五年正月乙亥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  
臺望豐物大赦天下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二月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勞賜郡縣作樂

順帝本紀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  
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宦者傳朱瑀等陰于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  
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甯既殺武等詔

大官給塞具

塞報祠也  
寶通用

蔡邕傳建甯六年七月邕上封事言明堂月令天子  
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  
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  
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  
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  
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  
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  
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  
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

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其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廣臣  
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蕙田案明堂祀五帝者季秋大享之從祀也

五郊迎五帝者四立及季夏迎氣之正祭也

其時其地迥然不同伯喈乃以國外五郊亦

併入明堂為說何哉亦可知辟雍清廟明堂

合為一物之說其不可信愈明矣

百官志明堂丞一人屬太史

通典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

法天

八窗四闥

法八風  
四時

九室

十二座

法九州  
十二月

三十六戶

右後漢明堂

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憲田案魏晉以下皆以一日之內郊宗並舉其不成禮可知

宋書禮志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

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元年正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晉書禮志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通典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明堂祝稱天子臣某右魏明堂

晉書禮志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北

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先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憲田案西漢武帝建明堂祀上帝甚正也後漢明帝兼祀五帝非孝經上帝之義矣武帝初以高祖配甚正也未幾兼以景帝配平帝又以文帝配非孝經嚴父之義矣魏承漢制配以文帝而五帝仍之迨晉泰始二年始除五帝座改五精之號除先后配地三者皆足以救弊惜其不久而即更也

樂志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傳元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唯饗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應天景祥二帝邁  
德宣此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  
章神祇嘉享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  
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  
敬職萬方來祭常於時假保祚永世

禮志太康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  
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眾議  
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  
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  
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

所變更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  
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  
帝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唯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  
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  
祀埽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  
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  
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  
且祖考同配非為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瀆之義  
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  
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  
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

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唯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以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儀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蕙田案帝即天也孝經配天配上帝互文見義耳摯虞惑于六天之說取其君之善制而變之誤孰大焉

宋書禮志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周公宗祀

文王漢明配以始祖自非維新之考孰配上帝又曰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案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允議又曰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宏本順民乎九服咸甯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之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于是



奉行一無所改

通典東晉太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

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

時孫若之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

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大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蕙田案宋書所載東晉之無明堂也審矣晉

書紀志亦絕無孝武祀明堂事通典此條不

知何據姑存以俟考

右晉明堂

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

明堂崇祀高烈唯漢汶邑斯尊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

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愷

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

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

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棣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

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濂海夷朕

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

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

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

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

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

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

生于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

至于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

裴頡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尊祖配天其

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

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元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替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于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俎宮亦宜其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尙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尅今秋繕立乃依頥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

蕙田案制擬宗廟祀以五帝屋用雕畫室無戶牖失其義矣

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

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元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並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孝武本紀大明六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大赦天下

禮志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元議也官有其注

樂志明堂歌

謝莊造

地紐謚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

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綢繆睦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

靈集構瑤祀聳珠簾漢拂幌月棲檐舞綴鳴鐘石融

駐飛景鬱行風懋案盛潔牲牲百禮肅羣司虔皇德

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

寓歡右迎神歌詩○依漢郊祀  
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韻 雖臺辨朔澤宮練辰潔火夕

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

靈肆夏式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右登歌詞  
○舊四言

維天為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綴塗下國內靈

八輔外光四瀛蒿宮仰益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檐

結風刮楹接緯達嚮承虹設業設虞在王庭肇禮祀

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烝

民右歌太祖文皇帝  
詞○依周頌體 參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春雁

將向惘始蕤柔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

澤無垠右歌青帝詞○  
三言依水數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

景同帝位在離實司衡雨水方降木堊榮庶物長盛

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右歌赤帝詞○  
七言依火數 履艮宅中寓

司繩御四方裁化徧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

霜明冰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分至乘經暑

啓閉集恆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右歌黃帝詞○  
五言依土數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

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類收成

歲功行欲甯溼地奉渥馨宇承秋靈右歌白帝詞○  
九言依金數 歲

既晏月方馳靈乘坎德司規元雲合晦鳥蹊白雲繁

互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飭國典閉關梁四節徧萬物

殿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鵲

將巢冰已解氣濡水風動泉

右歌黑帝詞。六言依本數。

蘊禮容餘

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沫

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旋庭

寂玉殿虛睿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

右送神歌詞。漢郊祀送神亦

言三

明帝本紀泰始六年春王月初制間一年一祭明堂

禮志泰始六年五月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

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畧疎數有分

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

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

為黷明詔使園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

詳辰酌衷實允懋典曹郎王延秀重議尋自初郊間二

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宜各間

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

蕙田案郊與明堂天子歲祀天之常一于冬

至一于季秋不相妨也同日則已黷間年則

已疏二者胥失之矣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

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

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元郊者祭天之名上

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

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

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

日間年一修

後廢帝紀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齊書禮志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邊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右僕射王儉議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袁孝尼云明

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者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于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于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

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宜以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竝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

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唯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閒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竝同儉議詔可

蕙田案武帝永明二年準蔡履議郊與明堂不同日王儉議後辛祀明堂詳見園丘門

樂志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

賓出入奏肅咸樂歌辭二章 彝承孝典恭事嚴聖

浹天奉養罄壤齊慶司儀具序羽容夙章芬枝揚烈  
黼構周張助寶奠軒耐珍充庭璆懸凝會瑁朱竚聲  
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祇對靈祉皇慶始膺尊事威  
儀輝容昭序迅恭明神絜盛牲俎肅肅嚴宮藹藹崇  
基皇靈降止百祇具司戒誠望夜端烈承朝依微照  
旦物色輕宵

青帝歌 參暎夕駟昭晨靈乘震司青春雁將向桐  
始蕤和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赤帝歌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位  
在離實司衡雨水方降木堇榮庶物盛長成殷阜恩  
覃四溟被九有

黃帝歌 履艮宅中宇司繩總四方裁化徧寒燠布  
政司炎涼此以下除四句至分乘經晷閉啟集恆度帝運緝萬

有皇靈澄國步

白帝歌 百川若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盛德在  
素精此下除四句庶類收成歲功行欲甯浹地奉渥罄宇承

帝靈

黑帝歌 歲既暮日方馳靈乘坎德司規元雲合晦  
烏蹊白雲繁亙天涯此下除四句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

陽宣

此下除二句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胙樂歌辭大席同用禮薦洽福  
祚昌聖皇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乘景運宅德瑞  
中王澄明臨四奧精華延八鄉洞海同聲懋徹宇麗  
乾光靈慶纏世祉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樂歌辭皆謝莊辭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  
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

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璇庭寂玉殿虛鴻化  
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鴻慶遐鬯嘉薦令芳翊帝

明德永祚深光

增四句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詩 唯誠絜饗維孝尊靈敬芳

黍稷敬滌犧牲駢爾在豢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

皇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鑒孔昭嘉足三牲

薦豆呈毛血嘉薦樂歌詩二章 肇禋戒祀禮容咸

舉六典飾文九司照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

清故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兼薦節動軒越聲流金

縣 奕奕闕幄疊疊嚴闈絜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

戾止翊我皇則上綏四寓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

有容儉僚贊列肅肅雍雍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細縵燿帝京燿天邑聖  
祖降五靈集此下除八句懋粢盛絜牲牲百禮肅羣司虔皇  
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鑿景福至

萬寓歡

皆謝莊辭

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辭 雖臺辨朔澤宮選辰絜火

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

上靈肆夏式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

皆謝莊辭

初獻奏凱容宣烈樂歌辭太廟同醴具登嘉俎咸薦

饗洽誠陳禮周樂徧祝辭罷裸序容輟縣蹕動端庭

鑿回嚴殿神儀駐景華漢高虛八靈案衛三祇解途

翠蓋澄耀畢帟凝晨玉虞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達孝

底心肅感追馮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照明

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鬱林王本紀隆昌元年二月辛卯車駕祀明堂

禮志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成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立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帝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于尊祖亦義章于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東昏侯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于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祭當祀五帝五神于明

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甯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秦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于武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

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  
又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甯施成  
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  
父耶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  
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  
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  
人禘鬯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  
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  
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  
尋文意當作文亦有大功武亦有大德疑監本誤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  
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于郊祭一帝還于明  
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

于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  
祖宗並配參議以終之為允詔可

蕙田案終之謂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  
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夫周公歷相武成其制  
明堂之禮實在武王時故孝經以嚴父配天  
屬之至于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未  
嘗行天子禮也假令周公居攝致祭亦為攝  
事正在聽于冢宰之內豈得謂周公主祭而  
稱為嚴父乎

### 右齊明堂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祀明堂  
隋書禮儀志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  
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

帝皆以袞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袞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爲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禮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爲齊儀初獻尊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尊禮云朝踐用太尊鄭云太尊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尊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尊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卽理徵事殊爲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準二郊但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菹秬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之外郊所無者

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异又以爲明堂旣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爲明堂籩豆等器皆以雕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旣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爲質又不應雕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异又以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酹終醑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爲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旣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子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

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爲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

許懋傳有事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

蕙田案朱昇許懋之言過矣大裘祀天猶須被袞何乃服以祀上帝乎記云大旅具矣不足以大饗郊雖尚質而大饗則盡文天與帝不同也爲壇主尊明堂主親改服大裘用瓦尊混而同之非是

通典梁祀五帝于明堂服大裘冕尊以瓦俎豆以純

漆牲以特牛餼膳並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爲始止一獻清酒並停三獻及灌事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二年冬十月詔明堂地勢卑溼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隋書禮儀志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準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光紀向北則背赤燁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

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元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義是非莫定初尙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元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于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準太廟以中央六間

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蕙田案明堂中一室為饗帝宗祀之所謂太廟太室也其外八室天子齊則居之大戴禮云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又其外為十二堂則居之以聽朔布令明堂總名也其中未嘗無內外之分人神之辨梁武以一宗而配五室致疑故發明堂無室之論不知古之所饗者唯上帝未嘗有五也五帝自在四郊之兆四立日迎氣祭之本與明堂無涉又以饗祀聽朔皆在明堂為人神混淆故有堂南又有小室分為三處聽朔之論而不知古之初未嘗

混也

音樂志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歌青帝辭 帝居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

仁羣居既散歲云陽止飭農分地人粒惟始雕梁繡

棋丹楹玉墀威靈以降百福來綏

歌赤帝辭 炎光在離火為威德執禮昭訓持衡受

則靡草既凋溫風以至嘉薦惟旅時羞孔備齊醴在

堂笙鏞在下匪唯七百無絕終始

歌黃帝辭 鬱彼中壇含靈闡化迴環氣象輪無輟

駕布德在焉四序將收音宮數五飯稷駟宅屏居

中旁臨外宇升為帝尊降為神主

歌白帝辭 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允茲金德裁成萬

寶鴻來雀化參見火邪幕無元烏菊有黃華載列笙

磬式陳彝俎靈罔常懷惟德是與

歌黑帝辭 德盛乎水元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

閉司智泄坎駕鐵衣元祈寒圻地晷度迴天悠悠四

海駿奔奉職祚我無疆永隆人極

梁書武帝本紀普通二年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四年正月丙午輿駕親祠明堂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三年二月辛

丑輿駕親祠明堂 五年正月辛亥輿駕親祠明堂

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七年正月辛丑

輿駕親祠明堂

太清元年正月甲子輿駕親祠明堂

右梁明堂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正月戊午輿駕親祠明堂

宣帝本紀太建三年二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五年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六月治明堂

隋書禮儀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果蔬備薦焉

右陳明堂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五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蕭秦舊留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貝曾

李天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二十六

明堂

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

承經注溫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

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

橫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

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內綺

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通之宿烏蓋天

也圖書集成此處錯簡已正尚有說誤當云畫北辰列宿象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

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于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

側結石爲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

齊書魏虜傳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僞詔尙書思慎曰  
思遵先旨勅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含六合事越中  
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羣臣瞻見  
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卽于  
今歲停宮城之作營建此構遠成先志近副朕懷

蕙田案據此則高祖遷洛之後卽有是詔但  
營建未成耳而魏收書失載得此足以補之

十五年四月己卯經始明堂十月明堂成

禮志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將祭圜丘帝袞冕  
劍烏侍臣朝服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

高祖本紀十六年正月己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于明  
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

事每朔依以爲常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

禮志十六年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

任城王傳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  
詔太常卿王謙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

世宗本紀延昌三年冬十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禮志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詳聖  
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  
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  
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  
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  
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于是太師高陽王  
雍等議竊以尙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  
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尅清禍亂德濟生民



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叉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李謐傳謐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竊不自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畧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

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旣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畧可驗矣

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

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

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倭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展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

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塗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展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展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展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

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尙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

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問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

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閒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  
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謂脫有  
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蕙田案後世議明堂制度莫盛于魏而當時  
之議莫過于李謐賈思伯二人其說之的當  
可取者竝載前卷茲更錄其詳用以昭一代  
之廷論也第怪其所考制度與五室九室竝  
可融貫稽之考工月令亦恰兩合而持論皆  
是五而非九何歎意當時主五室者多而九  
室又不見于經故爲是調停之見耶豈知五  
室各有夾房夾房卽左右个而右个卽左个  
已爲九矣乃曲避九室之名偏主五室至使  
紛爭不定斯亦泥矣其辨康成之注卻極明

透

賈思伯傳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  
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  
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  
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  
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  
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  
二堂其于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  
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  
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  
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  
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

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尙和助祭則尙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

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案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蕙田案思伯之說大約與李謐同其云九室之制不乖五室又云右个卽左个可爲特見

發謚之所未及矣當時議者不一唯兩議最當餘不足觀矣

封懿傳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懿之族孫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法九土四戶達四時八窗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

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子軌長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

蕙田案封軌議云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甚是但旣云室不過五又云堂不踰四夫以四堂而布十二月之政已包九室在內矣乃又云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不亦窒于事理乎

袁翻傳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唐虞以上事難該悉

夏殷已降校可知之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  
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  
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  
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  
而正義殘隱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漢氏因之自欲爲  
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  
于五行之數時說兩然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  
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  
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  
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  
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  
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  
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甚知

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  
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  
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  
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  
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  
元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  
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地猶或髣  
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  
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  
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  
正義皆以意妄作皇代旣乘乾統歷得一馭宸自宜  
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明堂五室  
請同周制郊見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詰無失典



刑

蕙田案翻專主五室之說于月令之文不能通矣漢制之謬在于惑公王帶之言不在室之有九也

李業興傳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朱异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于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授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

蕙田案魏自遷鄴以後遂無明堂所謂宗祀

高祖蓋亦空言而未見諸施行者也特其前後議立之文散見諸傳其說頗多今綜錄其有關於制度者餘並削焉

肅宗本紀正光五年九月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為西道行臺大都督率諸將西討帝幸明堂餞寶夤等蕙田案據此則魏氏明堂當已復建

右後魏明堂

隋書禮儀志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音樂志齊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官入自門奏肆夏 國陽崇祀嚴恭有聞荒華胥暨樂我大君冕瑞有列禽帛恭敘羣后師師威儀容與執禮辨物司樂考章率由靡墜休

有烈光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祖德光國圖昌  
祇上帝禮四方闕紫宮洞華闕龍獸奮風雲發飛朱  
雀從元武攜日月帶雷雨耀宇內溢區中眷帝道感  
皇風帝道康皇風扇柔盛列椒糝薦神且甯會五精  
歸福祿幸閭亭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五方天帝奏高明之樂

覆燾之舞辭同迎氣

我

惟我祖自天之命道被歸仁時屯啟聖運鍾千祀授  
手萬姓夷兇掩虐匡頹翼正載經載營庶土咸甯九  
功以洽七德兼盈丹書入告元玉來呈露甘泉白雲  
郁河清聲教咸往舟車畢會仁加有形化洽無外嚴  
親惟重陟配惟大既祐斯歌率土攸賴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孝饗不匱精絜臨年滌宰委

溢形色博牲于以用之言承歆祀肅肅威儀敢不敬

止載飾載省維牛維羊明神有察保茲萬方

薦毛血奏昭夏辭羣臣出奏肆夏進熟羣臣入奏肆夏同上肆夏辭 我將宗祀負獻

厥誠鞠躬如在側聽無聲薦色斯純呈氣斯臭有滌

有濯唯神其祐五方來格一人多祉明德唯馨於穆

不已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皇帝升壇奏皇夏辭同 象乾上構儀

下基集靈崇祖永言孝思室陳簋豆庭羅懸佾夙夜

畏威保茲貞吉舞貴其夜歌重其升降斯百祿唯饗

唯應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度几筵闢牖戶禮

上帝感皇祖酌唯絜滌以清薦心款達神明

皇帝裸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帝精來降應我明

德禮殫義展流祉邦國既受多祉實資孝敬祀竭其誠荷天休命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辭 恭祀洽盛禮宣英猷爛層景廣澤同深泉上靈鍾百福羣神歸萬年月軌咸梯岫日域盡浮川瑞鳥飛元扈潛鱗躍翠漣皇家鷹寶歷兩地復參天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青陽奏發朱明歌西皓唱元冥大禮罄廣樂成神心懌將遠征飾龍駕矯鳳旂指闔闔憩層城出溫谷邁炎庭跨西汜過北溟忽萬億耀光精比電驚與雷行嗟皇道懷萬靈固王業震天聲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 文物備矣聲明有章登薦唯肅禮邈前王邕齊云終折旋告罄穆穆旒冕蘊誠

畢敬屯衛案部鑾蹕迴途暫留紫殿將及清都

蕙田案禮儀志既云齊周俱不立明堂矣獨于後齊樂章則郊丘迎氣之外別有祠明堂樂歌如右豈製其樂而實未行歟

右齊周明堂

隋書禮儀志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宏國子祭酒辛彥之等定議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于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宏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牛宏傳宏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

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  
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  
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鄭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  
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  
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  
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  
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  
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  
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  
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  
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

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  
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  
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  
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  
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元注每室及堂止  
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  
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  
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  
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  
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  
則三公九卿竝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  
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  
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

少北西面大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竝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

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六九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

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宏等不以庸

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滄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元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

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尙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

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辟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元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于洛陽竝別處然明堂

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  
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  
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  
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  
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  
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  
九丈八闢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  
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依泰山  
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  
祇配祖宗宏風布教作範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  
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  
作竟寢不行

蕙田案宏議稽考古制最爲詳備所取五室

圓方重屋皆是蓋以左右个爲堂故不復言  
九室其實未有有堂而無室者言五則九在  
其中矣至惑于讖緯及公王帶蔡邕之說謂  
必須辟廱則謬矣

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棟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于  
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  
不于明堂恆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于其方  
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  
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  
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于堂下行  
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宇文愷傳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  
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



五禮集卷三十一  
臣間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  
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  
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  
不矜莊展寧盡妙思於規摹凝眸冕旒致子來于矩  
獲伏唯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  
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  
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  
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  
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元陳珪璧之敬肅肅  
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  
官三雍之禮乃卜瀝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  
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  
下臣占星揆日于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

訪通義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眾論勒成一家  
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  
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  
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  
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  
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  
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  
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溼不能傷遷  
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勅立典刑尙書帝命  
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  
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  
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

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  
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  
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  
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  
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  
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  
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  
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  
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  
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開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  
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  
序闢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  
基竝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云下方鄭注周

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  
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  
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  
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  
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  
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  
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  
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  
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  
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  
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

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合同竝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

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

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  
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  
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  
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  
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  
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唯水泱泱薛綜注  
云複重層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  
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  
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  
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  
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  
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璧水一依  
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

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  
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  
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  
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  
魏于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  
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  
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  
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  
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  
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  
唯十二間以應蕃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  
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  
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

純漆俎瓦樽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竝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譔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旁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其年卒官撰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于世

蕙田案愷圖不及見據此大概與牛弘議同

也

舊唐書禮儀志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台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于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于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壇設祀

唐書禮樂志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

右隋明堂



